

FENGYUN SUIYUE



上海科普图书创作出版专项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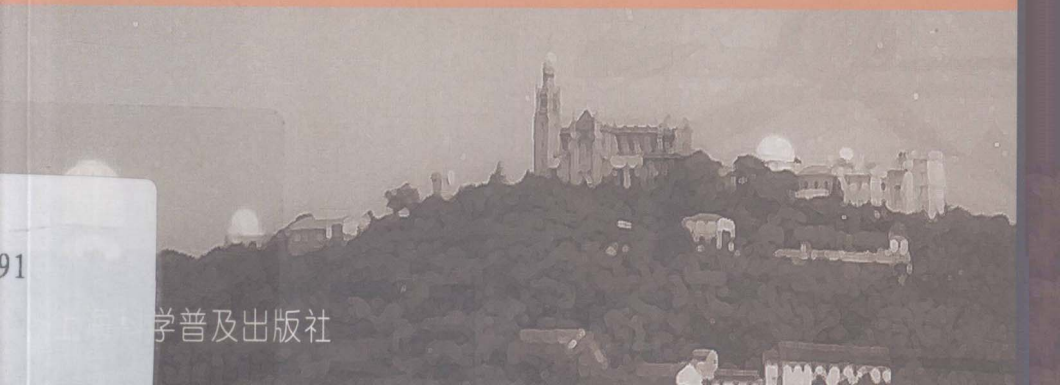


王钱国忠 著



风云岁月

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



B979.91

20131

风云岁月

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

王钱国忠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王钱国忠著.--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427-5165-2

I. ①风… II. ①王… III. ①传教士—生平事迹—世界②天文台—史料—徐家汇区 IV. ①B979.91②P1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4998 号

责任编辑 史炎均

助理编辑 钦 盈



风云岁月

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

王钱国忠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832 号 邮政编码 200070)

<http://www.psps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234 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27-5165-2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一、从开教到重返江南	2
传教士与徐家汇—阁老受洗—郭居静开教—合译《几何原本》—潘国光的业绩—南格禄东渡—特使拉萼尼—列强的骗局—董家渡天主堂—罗伯济与南格禄之争—徐家汇耶稣会总院	
二、中国天主教的策源地	25
上海天主堂—徐家汇圣母院—圣衣院—修道院—神学院—徐汇公学—崇德女校—启明女校—类思小学—徐汇师范—自然博物院—藏书楼—教会报刊—光启社	
三、土山湾的慈善事业与工艺技术	48
“衣之食之”孤儿院—褒贬不一育婴堂—行业领先印书馆—人才荟萃绘画馆—精雕细刻木工间	
四、徐家汇天文台：宗教与科学的奇观	61
西方气象学东渐—气象观测第一人—计划搁浅—“江南科学委员会”—天文台成立—走马观花—阁老后裔—历任台长	
五、远东著名的航海气象预报中心	79
建立测候所—一次至关重要的近海台风—天气预报的肇始—外滩气象信号台—五颜六色信号旗—东亚气象预报网—抢占先机—协助军山气象台—批驳谣传—珍贵的资料—硕果累累—能恩斯逝世	
六、从观星授时起步的天文观测活动	98
“敬一堂”—观星测时—成立天文部—转向佘山—基础工作—“全能冠军”—蔡尚质的工作—后起之秀—历届台长	
七、鼎盛时期的科学观测工作	109
黄金时期—国际经度联测—爱神星大冲联测—世界三大重力加速度基点之一—陆家浜地磁台—马德贵的人品—移师佘山—国际交流—科普讲演—忘年交—劳积勋神父受奖—第一个气象学会—蔡尚质逝世—协作与斗争	
八、继往开来的科学史研究	135
前辈教士的成果—马相伯的数学史情结—张衡的传人—古代太阳黑子	

观测—《皇朝直省地輿全图》—中国第一部地震目录—葛式的中算史成果—
《佘山星表》

九、在社会大动荡中落幕 148

佘山硝烟—人心涣散—困境之中—胜利后的变迁—郑子政的失落—弱
国无外交—上海黎明—筹划接管—“二·六”轰炸—扬眉吐气—有条不紊—
故地重游

十、历史的启迪 164

越俎代庖—掘墓人—科学与宗教—客观贡献—转型之功—防灾减灾—
人才培养—气象学上的“李约瑟问题”

附录：徐家汇天文台历史纪年(1842~1953) 176

人名索引 193

后记 200

插图目录

土山湾画馆绘、马相伯题词之徐光启画像	3
意大利的利玛窦画像	5
徐光启的二孙女许太夫人	9
高龙鞞《江南传教史》法文稿本封面	10
1863 年徐家汇耶稣会机构示意图	11
徐家汇耶稣会总院	23
徐家汇天主教堂	27
徐家汇自然博物院首任院长韩伯禄	40
徐家汇自然博物院	41
徐家汇藏书楼内景	43
徐家汇土山湾全景	48
徐家汇天文台	62
早期的徐家汇天文台	62
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场地一隅	63
徐家汇天文台中外职员合影	63
1848 年在上海最早观测雨量的英籍医师、仁济医馆创办人威廉·洛克 哈脱	64
上海麦家圈仁济医馆院舍	64
徐光启第十世孙徐彬文与天文台同事	73
徐彬文的“全家福”	73
日本籍神父乔宾华在佘山工作	74
雁月飞台长与卫尔甘在工作	77
外滩气象信号台	82
气象信号旗	85
龙相齐与助手徐林生在无线电广播室	91
1903 年时佘山天文台的大圆顶与小圆顶	103

佘山远眺油画	107
陆家浜天文台	116
马德赉《气学通论》书影	118
马德赉《气学通论》法文序	118
“台风神父”劳积勋	123
劳积勋所绘中国首帧东亚地面天气图	123
劳积勋与徐家汇天文台中国职员合影	124
劳积勋在作仪器观测	124
1931 年 8 月 11 日总税务司梅乐和宴请徐家汇天文台新旧主任	127
蔡尚质台长与其助手在工作	127
蔡尚质与其同事卜尔克、乔宾华等	129
蔡尚质与卜尔克、乔宾华在用折射望远镜工作	129
佘山天文台的镇台之宝——40 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	130
1925 年 8 月 20 日竺可桢所长为赴佘台鉴定气压表事致蔡尚质台长亲 笔函	131
1930 年 4 月香港远东气象会议代表合影	133
1937 年 1 月香港远东气象会议代表合影	133

引言

作为上海城市副中心的徐家汇,如今楼宇林立,花团锦簇,人流车潮川流不息。每当华灯初上之时,霓虹闪烁,流光溢彩,一派繁荣升平的华丽景象。然而,在19世纪,徐家汇还是一个偏于上海西南隅的小村落,河网交错、阡陌纵横。这里是科学先驱徐光启的故土,后来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上海地区宗教与科学的文化中心。这里人文荟萃,宗教建筑成群,天主堂、修道院、天文台、藏书楼、印书馆、孤儿院、博物院……一幢幢饱经沧桑的老建筑无不透露出19世纪40年代以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本书以徐家汇天文台史为中心,概述法国耶稣会在上海的宗教与科学文化方面的诸多活动,介绍徐家汇天文台自创办起80年的传奇历史及其科学业绩。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办的徐家汇天文台是当时远东著名的观象台,也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同时,又是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结果,因而在近代上海史及中国科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徐家汇天文台在它不长的发展历史中,曾数易其名:1923年,该台被命名为“徐家汇观象台”;1930年,徐家汇天文台与佘山天文台合并,更名为“江苏天主教观象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台又分别改组为“上海气象台”和“上海天文台”;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接收,又分别更名为“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观象台”。尽管徐家汇天文台早期的主要业务是气象观测和预报,属地学学科,并数易其名,但其“天文台”之名在中外人士及民间早已约定俗成,故本书也以此名之。

众所周知,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与发展,均与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天主教重返江南的时代背景有关,故本书追本溯源,开篇于天主教来沪开教,再叙其一系列宗教与科学文化的历史活动,并从现实与理论上探讨有关的问题。

让我们一同走进历史,发现历史……

一、从开教到重返江南

明末时,上海县城的西南十余公里处,有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村落,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的两水汇合处。这里河道联网,阡陌成行,一派江南水乡风光。沿此乘船,东北可达上海的吴淞江和黄浦江,西南则通到七宝、朱家角等地,连接着浩淼的太湖和千里长江。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天主教徒及大科学家徐光启(教名保禄)归葬于蒲汇塘北源。这片日后在上海宗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土地,在清康熙年间称徐家湾,后在不到30年的嘉庆年间,因方言的一音之转,人们便将它叫成了“徐家汇”,^①并一直沿袭至今。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法国耶稣会^②在此建造天主堂时,徐光启孙尔默、尔路一支后裔从上海南市迁至教堂西之徐家厍定居,他们在那里一边耕作,一边看护祖塋,繁衍生息。自明末起,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法国耶稣会重返上海,建立江南教区^③,在徐家汇一带大兴土木,修建教堂、修道院及一批科学文化设施,为他们在江南传教建立大本营。及至太平军进攻上海,英、美、法等西方侵略者,分别越界筑路,修了两条徐家汇路,与清政府共同剿灭太平军。由于战事兴起及邻省的频频水灾,导致大批难民纷纷涌入徐家汇,从而人口剧增,使之从一个小村落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集市,并闻名遐迩。最终,徐家汇成为法国天主教在华的重镇,以及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的西学传播中心。从中不难看出,徐家汇之所以后来久负盛名,与徐光启、利玛窦及郭居静等耶稣会士的交往并受洗入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倘若没有上述这些中外

① 此从王成义先生说见氏著《徐光启家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页)。据王称,徐氏尔默子孙一支另迁上海县颞桥徐家湾村。今徐家汇西南颞桥寝园附近尚有一“徐家湾桥”地名,当与迁徙的徐氏后裔有关,可参证。

② 耶稣会是天主教国际性修会,由西班牙军人依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创立于巴黎,教皇保罗三世于1540年予以批准。最高领导人称总会长。会规严厉,强调服从。总会长常驻罗马,在各国和地区设立省会长、会长,基层组织(住院)设院长。又由总会长在一定区域内派遣巡阅使(visitor)。为天主教内最活跃的传教组织。

③ 江南教区,即南京教区,管辖山东、江苏、安徽和河南四省。

人士的历史活动,就不会有近代文化史上的徐家汇。诚如著名出版家张元济所说:“大上海之建设,虽谓公在二百余年前即已播其种而造其因焉可矣。”

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的首次接触是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广东韶州。



土山湾画馆绘、马相伯题词之徐光启画像(采自《历史上的徐家汇》)

徐光启早年多次乡试落第。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其母钱氏去世,他便去上海南门赵凤宇举人府上学馆教书。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赵凤宇出任广西浔州府(今桂平)知府,此前一年,徐光启应邀与其前往广东教书。从上海到广东,当时主要从长江水路经江西前往。他们途经广东韶州,在那里小住。韶州紧扼粤北门户,是由赣江赴两广的必经之地,也是两广去南京、北京的交通要冲。该城坐落在浈江和武水两条河流的会合处;浈江经江西南雄流经城东,另一条来自湖广的武水从其城西流过。韶州是个小地方,居民仅有两千来户,这里物产丰富,风景宜人,是个鱼米之乡。但这里的气候不尽人意,久居易染疾病,为瘴疠之地。

在徐光启来韶关前的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利玛窦在韶州通判吕良

佐的协助下，以重金购得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建起了一座中国式的天主教堂。徐光启到韶州后，对于这些传教士也略有所闻，内心颇想探究一番。有一天，风和日丽，徐光启在韶州城西散步，他信步来到光孝寺旁的一座教堂，好奇地叩门而进。一步入教堂，他就看见墙上的圣母像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内心油然而生崇敬之意。出来接待他的是一位身着儒服、身材高大的西方教士，他就是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 1560~1640)。郭居静，本名拉扎雷·卡坦内奥，意大利传教士。同所有来华的西方人都有一个中国名字一样，郭居静是他的中国名字，并取字仰凤，中国人尊称他为“仰老”或“郭先生”。郭居静于1581年加入耶稣会，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来中国。1604年，郭居静协助利玛窦管辖教务毕，从南京回到澳门。当时，荷兰人因嫉妒葡萄牙远征印度获利，心存不甘，于是，派遣海盗四处骚扰抢劫，所获颇多，便得寸进尺，企图谋居台湾，再进攻澳门，致使当地侨民恐慌不安。面对这种危急的局面，葡萄牙人不得不加紧设防，遂建筑堡垒，构建工事，调兵遣将，用以防御。郭居静天生一副魁梧身材，体魄强健，还蓄着长须，不相识者定会以为他是个武夫，因此有谣言称，洋人已共推郭为帝。更有甚者，有人居然还写了小说，诬蔑说郭居静欲窃居大位，弄得澳门人心惶惶，岛上华人大都迁徙大陆。可以想见，立足未稳的葡萄牙人的处境是十分凶险的。面对这种形势，澳门官员便派人赴广东疏解，两广总督也派了一位聪明的官员前来视察。中国官员一到澳门，先召见郭居静前来询问。郭居静未多加解释，随即请官员前去察看他的“武库”，即郭居静之书室。官员进了书室，见四壁尽是书架，大惑不解。郭居静对他说：“我用以谋居中国的武器就是这些东西！”继而郭居静又引领官员到学校，指着一屋子学生对他说：“这就是我将要率领来侵略贵国的士兵！”官员见状，方知流言不实，知道这些洋神父其实都是传教之人，便放下了心，此事遂告平息。

再说，徐光启与郭居静在教堂互通姓名后便十分投机地交谈起来，徐光启从郭居静处首次获得了关于天主教及耶稣救世的知识，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了解到在此主持教务的利玛窦神父，此时已北上南昌，所以这里的堂务由郭居静主持。通过这次在韶州的非同寻常的谈话，郭居静已将天主教信仰的种子播入了徐光启的心田。

五年后的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春，徐光启赴北京礼部受试，途经南京，终于在白下^①首次见到他心仪已久的利玛窦，这令他十分高兴。徐光启“低回久

① 地名，今南京市白下区。

之”，聆听这位尊人对他论道，“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因徐光启要北上应试，不便久留，便颇存憾意地与利玛窦道别。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徐光启再次赴南京，不巧的是，教务缠身的利玛窦恰又外出，主持教务的罗如望（Joannes da Rocha）便与他讲解天主教教程，并陪他观摩礼堂中的圣母像，还送他《天主教要》和《天主实义》两本书。徐光启一回到邸舍，便通宵达旦、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从此便“立意受教”。一连数日，徐光启在教堂“观教礼，考道义”，聆听罗如望及钟鸣仁讲解教义。终于，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1月15日徐光启接受洗礼，取圣名“保禄”，成为一名天主教教徒。利玛窦后来在《中国札记》中认为，徐光启在“考博士学位时却不那么走运”，且“他只有一个儿子，害怕他唯一的儿子之后家庭断嗣”，所谓不孝有之，无后为大，正是这两个原因，驱使他急切地要求入教，追求精神寄托。同时，徐光启也看到了天主教教义与儒



意大利的利玛窦画像（采自《新民周刊》）

家“大同世界”的相通之处。徐光启入教后，“无日不推阐所深信之道，口之，手之，公诸遐迩。时虽廷臣水火，魏客煽处，致不能一屠其猷，公泊如也。遇中伤教士，则必抗疏以诤之。”在徐光启的影响下，其夫人、儿子等后来均一同入教。翌年，徐光启又赴北京，常住到利玛窦居处，“每布衣徒步，晤于邸舍，讲究精密，承问冲虚”，学习钻研西方数学、天文科学知识。

利玛窦后来在致欧洲的报告书中说：“1604年，我们的友人徐举人光启，来到北京，是当时教友中最出色的人物……来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传道中心，为的是办告解^①及领圣礼。有人说徐光启非常热心，在领圣礼后，禁不住流泪，使得旁观者也感动得流下泪来……他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热心的典范，圣德的样本，为教友所效法，为教外人所仰慕。”耶稣会在中国年报中对徐光启经常资助教会的义举也十分赞许，称他是传教士的衣食父母，是教会最忠实的朋友。^②不但如此，而且在他不断升迁后，在京官中也不遗余力地进行传教活动，如孙元化、李天经、韩霖、金声宇等，都是被他先后劝化入教的。据有关记载，仅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这一年，徐光启就直接使120位学者和学生皈依了天主教。^③后来，史式微（Joseph de la Servière）在《江南传教史》中这样说：是徐光启“引进利玛窦的同会兄弟到他的本城本乡，他城内的住宅便成了附近地区宗教信仰的发源地。不久，在这位著名阁老的影响下，有许多农民归化信奉了天主教。这就是我们上海许多美好会口的起源。”^④徐光启对天主教的虔诚与热心受到教内的一致赞誉。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意义之事，莫过于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一事。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徐光启与利玛窦两人又讨论起格物及几何学问题，决定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一书。该书原名“*Elements of Euclid*”，除欧几里得著作的内容外，另有利玛窦的业师、数学家丁先生的集解、续补和新论。徐光启说：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耳。既遇此事，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清微，必成之。遂于每日下午三四时赴利氏寓所，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两人“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翌年春，徐光启、利玛窦合译之《几何原本》前六卷告成，并于5月间刻印。《几何原本》的翻译出版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对此，清代大学者阮元评曰：“自利氏东来，得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洎乎督修新法，弹其心思才力，验之垂象，译为图说，洋洋乎数千万言，反复引伸，务使其理其法，足以人人通晓而后已，以视术士之秘其机械者，不可同日语矣。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

① 告解，天主教终傅礼仪内容之一，即教徒向有权神父表明自己的罪过，并由神父解免其罪。

② 董少新。葡文史料中的徐光启与明末上海//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9。

③ [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6。

④ [法]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8。

徐光启，盖精于几何，得之有本，其识见造诣，非文魁守忠辈所能几及也。”^①

徐光启对天主教的真诚与执著的态度感动了利玛窦、郭居静等人，而徐光启的韶州之行给郭居静这位美髯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决意邀请郭居静来上海传教，这是他入教后深思熟虑的一件大事。翌年冬，在郭居静抵沪之日，徐光启不顾天寒地冻，亲自去码头迎接。他不但将郭居静安顿在乔家浜九间楼自己的老宅中住了三天，而且还将自己在南门外的桑园别墅供作郭居静的住所，并在附近辟一小堂，专供其做礼拜之用。来到东海之滨上海的郭居静，对这座江南县城的气派及其发达的纺织业印象特别深刻。对此，他颇感惊讶地写道：

上海的“房屋与楼宇富丽堂皇，无论是数量还是气派程度都不逊于府城，因为这里人杰地灵，出了很多进士，所以整个城市到处住着退休的官员。城中共有四万户人家，地貌则无山无丘，一片平地；城墙外村庄相连，比城中人口更多。每年缴纳赋税三十万两银子，其中一半用稻米上缴，另一半则用白银上缴。盛产稻米和棉花，所生产的棉布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外销到周边国家。整个上海拥有两万台纺织机。纺织工无论男女还是孩子，均技艺娴熟，用脚转动轮子，手指间则牵三条棉线，形成一束，缠绕于三个纺锤上。我在此一年了，当我走在街上，所见最多的就是飞速纺织的女纺工，多得让人吃惊。此地靠近海边，上海由此得名。这里的空气非常宜人，有很多年过八旬的老人，也不乏百岁人瑞。”^②

郭居静对上海情有独钟，后来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他即传洗教徒 30 人；在他居住上海的两年中，受礼者达 200 人。从此，揭开了天主教在上海的开教史。至 18 世纪初叶，上海地区及其周边四乡，已有教徒 4 万人，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天主教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有人在分析明末上海地区天主教传教事业繁荣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当时往来于上海、嘉定、松江、崇明等地的诸多传教士的努力经营，加上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本地士绅及其家族皈依天主教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促使上海天主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同时，上海地区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悠久的“信鬼神，好淫祀”的风俗以及上海地方官员对天主教及其教堂的宽容与支持态度，都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因素。^③

① 阮元. 畴人传：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407.

② 见董少新前揭文，第 140 页。又见金尼阁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③ 陈凌. 利玛窦时代的上海地区天主教. 上海文博，2010（1）：81～83.

当然，徐光启是天主教在上海开教事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正如耶稣会史学家巴多理所称：“徐保禄的进教，这位官人把自己的才华，用为荣教，用为护教，用为开教，他一个人品德的名声，超出万人以上，所以他的名字，将常留为中国教会史乘的光荣。因此，他与杭州的李之藻、杨廷筠被并列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2008年是天主教在上海开教400周年，在《天主教上海教区开教四百周年祈祷文》中，对徐光启的历史功绩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仁慈的天父，你曾在中华开教的初始，从亿万人民中，拣选了你的仆人，我们的先辈——徐光启认识你，赐他领洗入教，进而成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之一。信仰使他热心事主、勤政爱民。他虽身居高官，却热心福传。以其德劳懿表，带领全家、亲友甚至同僚加入你的大家庭。并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并肩推广科学知识，造福中华民族。徐光启不仅开启了教友福传的先河，并为本教区奠定了牢固的信仰基础。他的芳表，是我们信众事主爱人的楷模与荣耀……

明崇祯六年(1633年)11月8日，一代伟人徐光启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他逝世时，“官邸萧然，敝衣数袭之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内阁建议朝廷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在徐光启逝世前，已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仍领礼部尚书职，他逝世后，又赠少保，谥文定。御史奏曰：“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崇祯帝纳之，特遣专使护丧回乡。其子徐骥奔丧，扶柩南归。因当时太平军战事不断，只得在南门外桑园别墅停柩九年，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徐骥请耶稣会士潘国光(Francois Brancati, 1607~1671)神父主持葬仪，并撰拉丁文碑文，曰：“全耶稣会怀着感恩戴德之心，立石录志中国杰出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保禄，他为信仰基督的圣教会，敬之爱之于物之，历数十年如一日。”徐光启葬于蒲汇塘北源之农田，俗称阁老坟山。落葬当天，前来执紼、吊唁者数以千计，哀荣备至。

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之前，上海天主教的宗教活动都在各处的小堂里进行，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教堂，更没有常驻的传教士，但这种状况到这一年却发生了变化。一位来自利玛窦故国意大利的耶稣会神父抵达澳门后，便马上被派到中国大陆江南来传教，在上海一呆就是28年，直至终老，他就是前述为徐光启撰写拉丁文碑文的潘国光神父。潘神父本名弗朗索瓦·布

朗卡蒂,潘国光是他来华时取的中国名字。这位对中国儒学深有造诣的神父,还取了个字“用观”,典出《易经·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五。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潘神父学识广博,通音律、天文。他来华后,先在杭州研习中文,同年前来上海传教。他一生在江南地区致力于传教事业,且在上海的时间最长。潘国光是应邀到崇明传教的第一人,又是继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神父之后到松江传教的神父。



徐光启的二孙女许太夫人(圣名甘第大)

明末清初的 1644 年,正值明清两代更迭之际,江南地区风云际会,社会动荡,上海的形势更为混乱。当时有一释教新派,谋推首领,意图起事,上海县官风闻此事后,便将主谋捕获。该县官与潘国光友谊深厚,因乘势保护天主教徒。潘国光来上海时,徐光启已去世四载,但他在上海的传教活动一直得到了徐光启子孙二代众多子女的很大帮助。徐光启的远嫁松江许家的二孙女许太夫人甘第大,自幼“虔诚敬主,勤修圣德”。人称其美德为“瞻恤穷人,供养传教士”。她介绍潘神父结识南京、苏州、松江、上海等地的重要官员,将以往传教士赠送其先祖阁老的舆图、地球仪、日晷、天文仪器、望远镜、自鸣钟、西洋风景画等册归还教士,以便他们在与中国士大夫晋接时,作为



高龙鞏《江南传教史》法文稿本封面(左上为利玛窦与徐光启;徐家汇藏书楼藏)

馈赠礼物。^① 此外,她不遗余力捐资建造教堂,曾在江西、湖广、四川、河南等地资助造堂,并在清顺治十五年(1618年),建造了松江城内的邱家湾耶稣圣心堂。据潘国光的助手柏应理(Philipus Couplet)称,甘第大曾一次给潘国光5500银两周济教士,平均分给在各地的25名耶稣会士,每人220银两。她恐其不受,特去信说明,此非其子产业,而是她30余年从事女红之所得,加之家仆经商的收入。以释其疑。由于潘国光得到徐光启后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又有柏应理等人的相助,致上海的天主教徒不断增加,传教事业十分兴旺。潘国光仅在明崇祯到清顺治间的多年时间里,每年经其付洗(为教徒洗礼)的教徒达千余人。又据高龙鞏神父的《江南传教史》称,1639年,在潘国光及其助手贾宜睦手中受洗者有1124人;1640年,又有1240人受洗。清康熙三年(1664年)时,潘国光还根据教徒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及对天主教的虔诚程度等不同情况,创造性地在上海建立起被称做“善会”的六所修道会:即男性的耶稣苦难会,儿童的天神会,妇女的圣母会,学生的圣类思会,文人的圣依纳爵会及讲说教义人的圣方济各会^②。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上

①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276.

② 以方济各·沙勿略教徒命名的修会,称“圣方济各会”或“圣方济各·沙勿略会”。